

藥師清淨願 利他入人群

◆ 文／蔡佩珊 臺北慈濟醫院藥學部組長



家族中共有九位藥師，身處藥師世家，我從小在菜市場中間的藥局裡長大，每天的玩具是感冒藥水排成的房子，看著媽媽用話家常的方式與客人互動，久了就與客人成為朋友，也幫助了很多人，媽媽是我從小到大印象中的藥師模範。這些從小累積的記憶，讓我了解，當藥師是可以讓身體有病痛的人得到益處，也可以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和情誼。

大學畢業後，我到一家醫學中心服務，大約一年多，有一次剛好從藥局玻璃窗往外看到兩位女士為了領藥排隊起爭執，還大打出手，我衝出藥局試著調停仍無法解決，也只能請保全處理，至今仍沒有忘記這「苦」的畫面。當時總覺得工作中缺少些什麼。

二〇〇三年，我報名參加慈濟委員培訓課程，我認為慈濟應該可以成為我的心靈良方。二〇〇四年，得知臺北慈濟醫院在籌備成立，廣徵人才，我打算去試試看。記得那一天我正好要回花蓮參加精進日活動，於靜思堂報到，在大家入睡後，我拿出空白的履歷表填寫，期待著隔天在花蓮慈院的面試。看我穿著

委員制服，主考官詢問我如何在職業與志業間求取平衡？我回答，做慈濟事對我來說，是運動也是活動，更是滋養心靈的處方。就這樣我進入一個全新矗立在大臺北地區、像家一樣的醫院。

算一算，至今擔任藥師已邁入第十五年，在慈濟醫院工作，有不少參加義診或冬令發放的機會。對於經歷過九二一大地震的我，其實非常怕地震，但也選擇踏上四川與尼泊爾地震後的國際救災義診之路。在這兩處災難現場看到不同的苦難示現，從哭泣害怕到人心穩定，從一個生死的地獄變成一片洋溢希望重生的國土。來自志工的善心及無私的愛，感染了一個個災難現場，我親身見證這些災難後的改變及愛的足跡。

還記得我到甘肅參與發放時，有一位男士對我分享，因為慈濟人的到來，除了給物資，最大的改變是慈濟人為他們帶來希望，一個能夠走下去、看得見的希望。慈濟人能給予信心給予愛，給予一分溫暖和希望，這是他們遷村前不曾擁有的。

記得在地震後的尼泊爾義診現場遭逢了天旋地轉、七點二級的餘震，尼泊爾

鄉親們害怕得大聲哭泣，古佛國頓時成了恐慌之城，隔一天，我們發送祝福吊飾，齊唱〈祈禱〉，鄉親把吊飾當成護身符戴在身上做為安心之用。人雖不能勝天，但只要大家共同發願祝福，就能穩定一顆顆害怕的心。這些經歷讓我更



加珍惜活著的每一天，也把握著每次能去付出的因緣。

除了國際義診發放與在臺灣人醫會的義診往診，對於鎮日在醫院服務的藥師，每日都有學習精進、增長智慧的機會。有一次在醫院訪視一位戴著呼吸器的奶奶，當時正要為她進行藥物使用指導，恰巧我祖母剛往生沒多久，正當她兒子陳述母親疾病過程時，我因投入了對祖母的不捨之心在這位奶奶身上，不自覺地皺起眉頭。事後兒子對我說，看到我臉上展露擔憂的神情讓他不太放心。整件事讓我反思，對於病人的同理心如果沒有適時轉換，或是投射太多自

尼泊爾地震後，蔡佩珊報名前往賑災義診，在義診站負責配藥給藥，還特別製作有尼泊爾文的衛教字卡，方便與鄉親溝通。上圖中為張耀仁副院長。攝影／簡淑絲



我感情，未必對患者有好處。感謝這位先生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，以後就算是遇到不捨的情感，也要運用智慧引導，不過度表露擔心，因為病人需要我們的除了專業協助之外，就是希望看到我們鎮定的態度，還有對治療的信心。

在慈濟醫院服務這麼久以來，照顧了病人，也連帶照顧了生病的家人；雖然祖父母已在三、四年前離世，但我心中仍充滿對醫院的感恩之情；因深信當我專心的執行醫院工作時，正在住院的家人也同樣受到醫療人員用心的照顧，相信付出多少用心在工作中，別人也會回報多少用心在我家人身上。就因為這分信任感，我安心地工作，下班後再去照

顧親人。對我來說，慈濟醫院是員工們最好的後盾。

而能夠看到自己服務過的人恢復健康，帶給我莫大的鼓勵與力量。例如，一位成功進行器官移植的病人，如今已成為志工菩薩，每每見他充滿精神地為人服務，真為他感到驕傲。

我想，這些就是身為醫療人員的使命，以純淨單純的心念，造福人群。至今仍慶幸自己踏上醫療之路，能為人服務，我覺得自己很有價值。

利他精神的高貴情懷是我所尊敬、令我感動的，期許自己未來繼續學習藥師佛的清淨大願，跟著上人走慈濟的路，期待世間惡業消除，苦厄不再現。🌱



蔡佩珊（右）親眼見證了人民因為志工無私的愛而重新振作，甚至重展歡顏。圖為與尼泊爾一群年輕志工合影，後排中為臺中慈院邱國樑醫師。攝影／簡淑絲